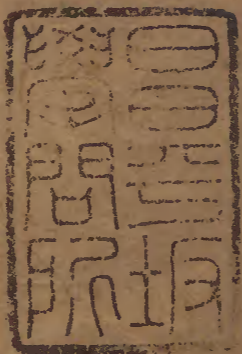


漢書

卷六十七之八



			五〇一六	漢書門
三	二	二	一六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内	
二九	五〇	一六	漢	
函	三	一六	書	
一四	二	一六	番	
架	冊	號	類	

三史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6
冊數	32 (21)
函號	279 52

279-52

21-32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外聘傳上

古愛命命主及繼體守文之君

師古曰三聘謂聘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也蓋亦有外戚之功焉蓋亦有外戚之功焉

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外戚傳上

淺草文庫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師古曰三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

法不用也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

也以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也用妹喜師古曰妹喜桀之妃有施氏之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

行丈夫心桀常置妹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

於是湯伐之遂放桀殷之興也以有娥及有嬖師古曰有

與妹喜死於南巢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高爲殷而紂之滅也

始祖有嬖氏女湯妃也娥音嵩嬖音訛而紂之滅也

嬖姐已師古曰姐已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

漢書列傳

卷六十七

家稱隆曰
此敘母
記原文場
一命空立
論以後段
段暗應

是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不為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者由此

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有邠氏之女

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為周始祖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嫄音原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犬戎舉偽終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坤

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女云釐降二女于媯汭言堯欲觀舜治迹以已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

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倫理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師古曰兢兢

兢兢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

慎與人能弘道未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

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

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

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

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

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

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

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倖仔姪娥俗華克依各有爵位

漢書

卷六

漢書

漢書

授漢興以
下班氏紀
后宮爵位
綴字敘之
尾云

師古曰徒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俗俗猶言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克依言克後庭而依秩序也徒音接仔音予字或從女姪音五經反俗音容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除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昭

昭顯其儀凡十四等云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徒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

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

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後晉按魏晉庄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美人

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爵也克依視

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

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

官順常視二百石無消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

視百石師古曰消繁也無消言無所不繁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

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眾如林也良使使上家人子

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

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承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

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五官以下葬

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十二升

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一

司馬門外服虔曰陵上
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單音善好相人高祖

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

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

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

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

安幾代太子者數幾音鉅依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

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

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

侯次兄釋之為建城侯逮高祖而侯者五人高祖四

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

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

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

者為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女讀曰汝太后聞之

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亦汝也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

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

凌稚隆曰
呂皇后張
俱本史記
呂后本紀
與外戚世
家而輔
之

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

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

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鵠飲之遲帝還趙王死遲音直二反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睛以

藥熏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

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

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太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

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以此日飲為淫樂不

能復治天下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

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陳平曰何解

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

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

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

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

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其讀及

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

漢書列傳

唐順之曰
較史記原
又簡而該

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步雅隆曰

萬方終無
子即敘所
謂既驩合
矣或不能
成于姓也
亦暗應一
命字

王維楨曰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為存身取後宮美人子名師古曰名之為皇后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

然無益也何敘事

牢甚也牢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

中斷語冷而有味

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

茅坤曰一

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

而洗發亦

葬安陵不起墳

聞得此法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

下王傳本

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山陰會稽縣及諸

史記文而

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

盜損之

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

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王

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

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

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

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此兩美人

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

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

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

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

劉辰翁曰
太史公畫
意

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

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

如代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

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帝尊

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軹音只太后母亦前死

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

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

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

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廼召復魏氏師古

之也優復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後

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

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楨師古不合葬長陵師古

曰以古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

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

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

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宦者忘

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

嫫音匹 次曲而織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

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

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

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明年封

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 師古曰初封代 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 師古曰觀津清河之 於是薄

太后廼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

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此靈文園法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

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

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 厭音一

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 師古

日從其 聞 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

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 師古曰墮 用

為符信主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

是復問其所識 識記也音 日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

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 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

沐沐訖又飯食之也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嫫音匹 昭反

徐中行曰
早建太子
教養外戚
雖有所懲
實為國家
不易之法

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厚賜之家
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
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此兩人所齒微不可不為擇
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音甫於是乃選長者之
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
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
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
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
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為大將軍破吳楚封

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
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
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
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
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
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
太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
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
東平望亭南

後無寵見
廢在王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

燕王臧荼孫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

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玉

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

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

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

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

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

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

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

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

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

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師古曰諸姬子也

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遂景

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

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

后大行奏事文日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

愛雅隆曰

卜筮當貴

夢日入懷

與暗應命

字

按是時以

王一段波

及栗姬

鐘人傑曰

更筆絕佳

處

晉驪姬故

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

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

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封皇后兄

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

按後女弟兒姁亦復入應上兩女當貴

師古曰姁音許于及諸婦人之名字生四男兒姁蚤卒四子皆為王師古

日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

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慮音廬皇后立九年景帝崩

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毋臧兒為平原君封曰

身坤曰三侯之家而今以來所無之事姁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

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

參雅隆曰初皇太后一段本褚先生文補入了金王孫生一女案為共侯共讀日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

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

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媽音偃帝曰何為不蚤

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茅坤曰此一段不如史記之詳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

日大姊何臧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

帝賜烟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

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
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
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按史記附

陳皇后始

末于衛皇

帝中班

為立一

得是

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
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
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
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

禮為治

后聞司馬

相如王為

支奉黃金

百斤為相

如文君取

酒而相如

獻后長門

賦以悟主

上后復得

幸此亦可

以補傳之

後

按號字根

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
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明年堂邑侯午夢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
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
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
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

徵字來

漢書列傳

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被霸上孟

日被除也於霸水上自被除今三還過平陽主主見

所侍美人師古曰侍儲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

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師古曰尚主也時於軒中侍帝權主衣裳

軒中得幸軒車之施憶者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

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

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

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免涕泣

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

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

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

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

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為大司

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后

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

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更互也

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克為姦太子懼不

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克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

徵字來
史氏于青
去病封侯
處曰有功
目亦以軍
功見其封
不以椒房
故云
按尚平
陽主文記
載其時平
陽主家居
西其許

漢書列傳

卷六十七

十四

宗在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

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

南桐柏師古曰瘞葬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

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

馬師古曰葬在社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

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

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

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

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

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

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

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

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

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師古曰嬌

按史記附

李夫人于

衛皇后傳

之尺僅數

語

主維楨曰

追尊李夫

人使配食

此霍光不

學之過

與情同謂不嚴飾

上曰夫人第一見我

第但

將加賜千金而

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

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歛歛而不復言

師古曰轉面而嚮裏也歛音虛

歛音許既反

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

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

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

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

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此棄我意尚肯復追

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

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

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

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

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

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

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

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姍姍行貌音先安反

令樂

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

曰美連娟以修嫿兮

師古曰嫿美也連娟纖弱也嫿音互娟音一全反

命櫟

愛稚隆曰

史記封禪

書云少翁

見上云有

所幸王夫

入卒少翁

以方夜至

至夫人及

竈鬼之貌

本班史以

此說置李

夫人傳中

則李夫人

卒時少翁

死已久矣

蓋漢書誤

爾

絕而不長。櫟截也音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

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竹同待也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

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

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

憊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秋芳香亦喻夫人

也憊音于感反淚音戾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

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壙與曠同未央猶未

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

眇之惜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函菱菽

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扶音敷菱音綴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

也雜襲重積也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虬愈莊。

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縹音匹姚反燕淫衍而撫

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

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

紅顏者言在墳墓之守不可見也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

師古曰言絕接狎之懽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忽遷化而不反兮。魄

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衰回以躊躇。師古曰躊

躊住足也躊音躊踏合韻音丈預反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音荒

漢書

卷之六

七

孟世貞曰

思李大夫

賦長卿下

子雲上真

耶非耶二

言精絕

呼廣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意也寢淫

敞菟。寂兮無音。况古恩若流波。怛兮在心。師古曰流

不絕也。怛悼亂曰。師古曰亂理也佳俠函光。隕朱榮

兮。孟康曰佳嫉妬鬪茸。將安程兮。師古曰言嫉妬鬪

人爲程品也。鬪茸衆賤之稱。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師

也。鬪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應劭曰弟夫人弟兄

日傷合韻。弟子增欷。洿沫悵兮。也子昌邑王也孟康

音式向反。洿沫悵也。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交

集覆面下也。悵惆悵也。洿音烏。洿下也。悲愁於邑。

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嚮不虛應。亦

云已兮。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

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夫人蒙被獻猷不見帝哀

愁面省瘦曰媿冥媿冥。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

猶媿妍也。媿音在消反。慟慟不言。倚所恃兮。孟康曰

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

也。慟慟哀愴之意也。尚一不以爲恩施豈有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

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既往不來。申以信兮。死者一

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此心爲去彼昭昭。就冥冥兮。

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韻音新。去彼昭昭。就冥冥兮。

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鳴

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

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

按史記褚
以孫傳鉤

弋獨詳武
帝謹書
節

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
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

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

日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拳夫人進為倅仔居鉤弋宮師古曰

在直門南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

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

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

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

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

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

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久之與讀鉤弋倅仔從

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後上

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

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

倅仔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

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

以克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

堯坤貝不
如史記原
文甚悉可
為悲涕

漢書列傳 卷六十七
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
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
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屬車也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遷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
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
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

忠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
爲大將軍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
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爲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

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

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

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

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

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

光欲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

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

爲后師古曰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

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

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

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

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

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

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

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

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太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

日守求及桀欲安官祿外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

父所幸克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

盡蓋主為克國入馬二十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

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得

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

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基而不

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

見禮記由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

子路之名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

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

愛雅隆曰

漢書列傳

卷六十七

二十一

逆書不聽
不許見光

執正而桀
等謀殺所

而起云

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

也 寢漸

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

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耶

師古曰言

所求者大
不顧小也

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

為家人亦不可得

師古曰家人
言凡庶匹夫

此百世之一時也事

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

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毋前

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

師古曰廟記
云上官桀安

冢 命在霍
光家東

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

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絀多其帶

服虔曰窮絀有前後襜不得交通即今之縵
襜袴也絀古袴字使令所使之入也令音零後宮莫

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

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

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

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

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

劉敞曰元
帝尊上官
為太皇太
后宜字誤

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

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

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

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

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

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為

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

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

將軍自有傳

參稽隆曰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

王夫人傳

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

母王媪一

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

節墓為子相失相隨之狀如

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論曰悼

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

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

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

梁坤曰敘王姬微時不厭寒碎

鍾人傑曰此傳事情

廣雜瑣碎

眉目爛如

此宋人着

色滿也

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

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姬姬言名安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

廣望王迺始婦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

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

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縑單衣縑

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

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

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迺始其

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

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他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

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蘇林曰聚

邑名也媪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

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翁須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

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媪

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

等比五人同處比音必寐反媪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

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糶買未具迺始

抄求錢用隨無錢用

三隨字意
脈相貫

求歸曰翁湏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

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

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湏等五人長

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

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

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

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

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

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

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

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

成廟南置園邑長丞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

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

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

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輦以被其馬發覺吏

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後欲就宮者聽之

按辭皆驗
悼后母明
鼠上似
類而非是
可相顧

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

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其

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

封師古曰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廣漢索不得它

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坐論為鬼薪輸

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

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

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

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

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以

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

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

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酒酣

為言曾孫體近下人本無入字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

材下劣尚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

妻不欲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

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

劉辰翁曰長八尺二寸忽著此全語絕類史記

羅隆曰下相言當大貴廣漢厚命字

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
皆心儀霍將軍女晉灼曰儀向也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

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儻仔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
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

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

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

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

日過辭夫人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闕謂解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

衍字曰少夫報之也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

謀弒許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

小女成君欲寄貴之願以累少夫累託也衍曰何謂邪

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

人喻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

音丘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

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雜治之人有先嘗者何

毒可行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

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

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

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懣音

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謝衍後

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

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

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

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

皇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

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

復封廣漢兩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

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

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

將軍輔政元帝卽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

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

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被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

也爲音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起

按進後許后事與霍

后比並形
容史氏蓋
深惜之

許后
志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漢書列傳 卷之七
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志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被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廼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代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

玉維楨曰
教五皇后

漢書列傳

卷之七

三九

正以謹慎
無子故卒
無寵

麥維隆曰
可當適輒
外亦暗應
發中命字

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時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列為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

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質讀日贊惟邛成

共侯國廢祀絕朕甚憫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叩
成侯至王莽乃絕

黃震曰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于匈奴歟既復以孝元皇后別為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
鍾人傑曰史記以呂后事為紀而漢書改為外戚傳及張皇后為八傳本史記原文而增損之稍似鑿削而實簡盡不第不愧馬遷似欲過之鹿門先生云得史家風指可謂具眼

漢書列傳卷六十七終

漢書列傳卷六十七

外戚傳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

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

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

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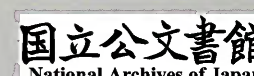
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

凌雅隆曰傳王皇后以別有傳不詳乃獨大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句蓋莽所以篡漢者以此故特揭而言

按兩次失之應序中不能成二姓句且伏後上無絕嗣案

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史職自索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皇后廼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糲粗米也言也糲粗米也言也在家時野賤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汙同曠空也尸主也妄主其官數逆至

漢書列傳



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

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

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

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

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可覆問也今誠

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

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

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依也音甫徂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

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搢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

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

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

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也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

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

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日令妾被服所

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一如之也

被音皮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

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

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

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

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況今日日益侵

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

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

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舊故中宮

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

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洗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右

多竊怨者甚耻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

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

之公吏甫受詔讀記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

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其萌牙所以約制

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

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

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妄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

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

得以它時為此例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師古

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事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

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

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

多於梁美人也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

之不可勝書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唯陛下

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

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

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

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

爲衆莫若日蝕大白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

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收相執行

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

大臣褻誠秉忠唯義是從褻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

成之謀師古曰上官上上官禁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部鳥若乃

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

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

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

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太子之後

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

漢書列傳

卷之六十一

三十四

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
 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
 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
 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木出流殺人民後則訛
 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
 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口陵斯昭
 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
 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

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桃言王者處民

止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
 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
 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
 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
 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巳亥日蝕東井轉旋
 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
 故詔引巳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在中宮明為君亥為水陰氣也



漢書列傳 卷九十一 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

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象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

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寤婁深咎敗灼灼若此

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維雉彤音弋 中反祖巳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維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今皇后

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

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

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 枉曲也且財幣之省特牛之

禍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恨不除災

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平以約失

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

如此則其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

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放音甫 往反君子

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 也老成人舊故之臣

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

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 也老成人舊故之臣

按何也 後何也 也何也 後何也 玩有戴侯 敬侯也 蒙恩句故 云

漢書列傳

三十七

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

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

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

制度方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

謙約為先

其孝東宮毋闕朔望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

誠永寃爰何不臧

師古曰寃竟也爰于也臧善也養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名顯行以息衆謹

師古曰謹謹衆議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奏使有法

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皇后深惟毋忽是時人將軍鳳

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

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侔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

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詭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師古曰詭古詛字

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

后坐廢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林苑中

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

弟子平恩侯且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

還徙長定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

後九年上憐許氏下

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

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

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

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

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

許謾師古曰許惑亂也謾媠汗也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

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仔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

幸如淳曰蛾無幾也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一

再就館蕭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有男數月失之成

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

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

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內婕妤

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

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

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

失之矣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

寵婕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仔上曰始衛皇

漢書列傳

班婕妤

班婕妤

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仔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與踰越禮制。寔盛於前。班倢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仔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仔。倢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文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

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

妬。倢仔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共音居。用。人。養音代。命。

上許焉。倢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

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闈兮。

克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

光烈之翁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

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繁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繁。

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陳女圖以鏡

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衰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

之閭。妻煖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

虞書列傳 卷之六 三 四十六小文

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妣太妣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舍息也歷年歲

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

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

也離豈妾父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遭也

移光兮遂晙莫而昧幽晙與暗同莫讀曰暮一曰莫靜也猶被覆載

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

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

謂等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共音居容反

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

反陰重日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以清應

門閉兮禁闥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華殿塵兮玉

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音臺萋音妻

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音來東反泠也音來東反泠

音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繅兮統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

也綵音于賄反繅音蔡神眇眇兮密覩處君不御兮

誰爲榮覩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

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

流。師古曰雲尾言其黷鬻狀若雲也。黷音徒。感反。鬻音徒。對反。顧左右兮和顏酌

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也。惟人

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

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與

娛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邶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

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帝崩健仔克奉園陵薨因葬園

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

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

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言長安者以別其泉等諸宮省也。

初生時命母不

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

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

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

入俱為健仔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健仔

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

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健仔父臨為成

陽侯後月餘乃立健仔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

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

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

太后指故

漢書

卷之六

四

而實非以
前白龍昌
陵功故班
史下一進
字無限委
疑

或作髹音許求切皆銅杳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杳

反又音許昭反師古曰階所也璧帶往往

冒其頭也塗以金塗師古曰階所也璧帶往往

銅上也杳音它合反師古曰階所也璧帶往往

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璧中之橫帶也音灼

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如帶

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

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

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

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

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

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帳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

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

文昏夜平善鄉晨傅綉應劭曰傅著也讀口附欲起因失衣

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

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

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

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

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

曆續之曰
飛燕之惡
具之司隸
奏中

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

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

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弃故趙昭儀御者于客

子王倫臧兼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

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

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

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

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有婢六人中黃門川客持詔記

盛綠。緋方底。師古曰緋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封書囊形若今之算勝耳緋音大奚反

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

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

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包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

言是天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

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卽書對兒見在未

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

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囚客奏封事曰陛

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

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

劉辰翁曰此傳敘事最麗雜而文特爛然可悲可涕

接知是何等兒也與誰兒也相應

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惶也

服虔曰惶直視貌也音丑庚反

武以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

賞毋令漏泄舜擇弃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

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

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

裹藥二枚赫蹠書

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闕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

小物為

閱蹠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

女讀

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効弟擅天下我

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者

今兒安在危殺之矣

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

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

師古曰謂太后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

曰昭儀言女無過

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

寧自殺邪若外家

也

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

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

師古曰縊

絞也音居虬反

武皆表奏狀弃所養兒十一日

師古曰弃謂張弃也宮

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

不知

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

入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

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

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其寸一月乳

師古曰乳謂產子也詔

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

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中宮皇后所

居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

邪師古曰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見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懟以手自

擣師古曰懟怨怒也擣築也懟音直類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

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

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帝亦不

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

負女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

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

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

來置飾室中簾南簾戶簾也音簾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

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

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

嗥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緋方底推置屏風東亦

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

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

唐順之曰
恐兩家人
或泄其事
因而併廢
因召入屬
為私婢

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

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嬪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

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歛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

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

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

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

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

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

以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

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

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

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

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

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

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

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

也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也

王維慎曰
先着公在
赦令前一
句因而下
聖案所不
得故者明
昭儀不當
泥此例也

漢書列傳卷之六十一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

今昭儀所犯尤詩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一本作罪逆

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

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

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

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

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

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

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

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末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

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

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

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

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

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

漢書列傳卷之六十一

漢書列傳

卷之六十一

八

漢書列傳

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

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音爰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

燕謂成帝開誣汚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

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

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

當世庸庸庸庸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

美匡扶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

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

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音訐

居謁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

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

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

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

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

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

哀帝為嗣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

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

所約言曰

褒廣謂朕

育此疏知

休得自安

廣將順以

教語耳

所云

然

漢書列傳 卷六十七 昭帝本紀 四十九

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詩天犯祖

師古曰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

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謁也闕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

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內之讐也而尚在

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

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

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

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

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鏤

也鏤讀與環同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温人蚤卒母更嫁

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暉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入自

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

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地皆祝延

之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

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

漢書川傳 卷六十七 五

養特下傅
太后躬自
養視旬伏
後至太子
象寮

上元帝既重傅健仔及馮健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
 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
 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健仔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
 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
 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
 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
 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
 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父
 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
 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
 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
 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
 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
 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
 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
 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
 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

茅井曰何
嫌而謝為

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

董宏希指

師古曰：希，望也。天子意指也。

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

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

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

傅太后

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勿君中讀曰仲子孟子

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

侯勿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

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

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

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

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媼與中山孝

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

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祖始也

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

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

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

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

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

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

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

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

漢書列傳 卷六十一 三

安禮隆曰

三胸一

及於敘事

公議論

公議論

公議論

公議論

公議論

公議論

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

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

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昔季

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

見禮附葬之禮自周典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

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

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

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

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

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

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

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

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

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復音扶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

致椁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

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

以水沃滅迺得人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

葬地曰莽
葬如此

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梓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

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

共王母及丁姬

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

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

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師古曰以

棘周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中謂曠中也

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園唯

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

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

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

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

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

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

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

王維積曰
獨載師丹
數語以其
言卒疏云
某地曰實
之暴則奪
之也

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

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

應劭曰若

禮以其妃配也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

坐於左而並食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卽位二年以遜入後

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

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婕妤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

祿勲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

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婕妤內寵與

漢書卷六十一

將敘猛獸

之吏昭儀

慙于婕妤

故先下馮

婕妤內寵

與傅昭儀

等句以表

其忠之獨

異云

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

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

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

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

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

年夏馮婕妤男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

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

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

河平中

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

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

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青之青謂妖病

也蕪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青音所領反太后

自養視數禱祠解懈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

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

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怨

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亥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

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

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治

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

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脩氏刺治

武帝得二千萬耳師古曰刺治謂鍼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

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

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

也太后還謂左右此廼中語前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世事

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效徵驗也廼飲藥自殺先未

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

茅瑋曰誣

漢書列傳卷六十一
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
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
或伏法參女并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爲庶人
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
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
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
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
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

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

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

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

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顛國權懲丁傅行事以帝

爲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

室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

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卽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

爲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

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爲承禮君鬲子爲尊德君

音鬲

王維楨曰
以帝爲成
帝後一段
是下文所
謂隔絕衛
氏事
堯坤曰恭
不思本外
象乎

歷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莽自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詩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其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併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其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后在

師古曰中山孝

也王后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初即

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

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

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

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

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

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

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

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以

禮雜卜筮太宰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

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

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

曰豐歆授皇后璽綬師古曰綬所繫璽音弟登車稱警蹕便時

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頰而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

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

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駟宰執事長樂未央

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

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襄新侯臨
 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
 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
 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
 八矣為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嫵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
 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
 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鑿佗問疾師古曰像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祿首飾也在兩耳後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
 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蓋曰史
 而中戶
 虞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
 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夫女寵之典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
 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
 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
 唯文景武帝太后及卯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
 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

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噫。茲行事變亦備矣。

漢書列傳卷六十八

元后傳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

為姓師古曰媯水名也曲水曰汭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武王封舜後

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齊

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

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

漢雅陰曰元后已列外戚傳中而班史以王氏之類出於元后故別為立傳詳著其所以去漢之故

漢書列傳

國祚移之
外家處班

氏指次如
掌不減史

記居后紀

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

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

當坐者懦音乃嘑反逗音豆翁孺皆縱不誅一本部作郡部御史暴勝之

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

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

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

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翁歸

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

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

秋沙麓崩晉史十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龍縣

自言或若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

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

六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

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之后始

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

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虛讀曰墟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典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今始三

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庶隅好酒色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

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

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適讀口嫡後以妬去更

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夢月任懷任

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

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十

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

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

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

良姊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姊妾良人

更祝詛殺我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

姊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姊妾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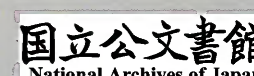
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姊妾欲順適其

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

虞與娛同政君與在其中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

等五人徵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

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



變雅隆曰
按曰夢月

入懷曰所
許輒死曰

相當太貴
曰長御以

獨衣絳緣
諸子送太

子官曰一
幸而有身

漢氏歷紀
意焉

蕭氏有天
意焉

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古師

曰諸于大掖衣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

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

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姊妾以十數

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

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

名之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

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婕妤封

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

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

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

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

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

定陶共王王多材甄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

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右音

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

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

三維續曰
王氏之興
自鳳始而
漢祚之移
亦自鳳而
始萌矣此
最關鍵語

漢書列傳 卷之六
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典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典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

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弟星天地赤黃之異弗與答字同

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克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

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

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

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

安晉曼蚤卒了前八男案

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

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

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

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

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

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譏讓無所

顧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

此節且曰此小事則其大者河概見

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歆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

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

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

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

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過

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徃

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

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一無常不可諱

漢書列傳 卷之六

師古曰宅謂晏駕也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

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

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

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

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

詭違也

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

共王辭去上與

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

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

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

災惡以瑞其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

王

近音巨斬反

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

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

臣願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

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願擅朝事以便其

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願君之咎今政事大

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

善人推遠定陶王

遠音于萬反

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

前丞相樂昌侯商

師古曰王商也

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

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諛節

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

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

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

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

為宜子明鳳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

所言非實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

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

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

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

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

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

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

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

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

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

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

案此曰鳳
之此書佳
甚豈杜欽
黃代為之
郭

聞之稱病出就第上䟽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
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
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
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
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
爻辭也肱臂也
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
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
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

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

靡碎也音
武皮反

不當以無益之故

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
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
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填溝壑臣
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
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
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
云䟽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
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
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

躬將軍廼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

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

毋得遠去而今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

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

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

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

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

是公卿見風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

曰言為其家察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

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

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

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刺門高廊閣

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

高都連竟外杜李奇曰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土山

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

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

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

注慎中曰
感以死保
音而謂五
侯必不可
用心雖私
而言則公
也

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

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

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

之及鳳且死上䟽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

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

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

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

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

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

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

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

宰相之封朕甚憐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

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

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

同濯與濯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權人為越歌也楫謂權之短者也上幸商第見穿

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

亦王氏退
衰之也
也帝復
致移祚

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

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

於是上

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剗謝太后上

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

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灑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

孟康曰以青畫戶邊縷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

紅陽

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

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

音策書曰外家何其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

而欲自

黥剗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

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言其行刑罰

召諸侯令符府舍

師古曰令摠集音之府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

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稟請罪

師古

曰自坐稟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

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

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

等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

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

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

唯音
謹款句及
小心親職
何相願

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海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
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
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
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
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
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
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
更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
大將軍故事諡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
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廼廢立而用光祿勳
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
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
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
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
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
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
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
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

漢書列傳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師古曰伏罪謂舊罪

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

莽以自代土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

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

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

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

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

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

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

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

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

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

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

獻其款誠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

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

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

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

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

莽坤曰莽之初以退為推亦一說計也

漢書之與前漢莽相應

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師古曰至親謂

於成帝為舅

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

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

五官視三百石

置酒歌舞相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

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

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廼

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

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

遣就國

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

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

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

侯仁弑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諫大

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

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

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師古曰言供養太后

太皇

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

更經也

敕令親屬引領以避

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

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下

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

茅坤曰楊皆漢賊也必莽托之

葬坤曰葬之初以退為進今已如計

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平帝下有年字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願城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

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師古曰桑

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漢書列傳

卷六十八

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夏遊緝宿鄂師古曰緝宿苑在長安城南秋

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

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

師古曰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

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人太

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

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

太子宮甚說太后列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

弄兒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無子

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

以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令宰衡

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

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

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

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

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

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

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

按原於丙殿
藏首應篇
對

按不可與
上不以為
可相願

漢書列傳卷之八
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
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戒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
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論指舜素謹敕太后雅
愛信之舜旣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
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
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
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
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
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
因涕泣而言有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
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

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
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
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
說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
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
欲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

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恭迺車駕至東宮

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恚莽因

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

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

壁形以銅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

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

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

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

之祥共音居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會

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

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此紱

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

莽為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

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

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

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簋食堂簋音撰

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

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

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

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

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廼人之妃妾豈宜辱

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

久得祜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

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

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

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

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

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

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節於元成沙麓太陰精

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

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

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

至今泓音於宏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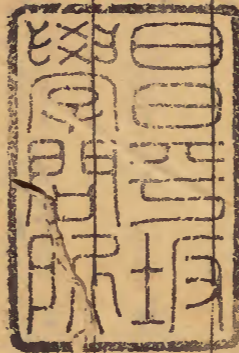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

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

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

漢書列傳卷六十八
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
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卷音其圓
反。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茅坤曰。漢高帝特以英雄仗劍五年而定天下。然於紀綱制度。踈濶不收。至于處中宮一節。尤屬闕莽由君臣之間。並以不學無術故也。



文化甲戌

漢書列傳卷六十八 終

